



香月川先生語錄

真定趙邦憲

人性本善而感於物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為善不善其不中節者為惡

夫抵一理散為萬物出物合為一理造化以爲人以此而已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分一以貫之又曰

有二三德性也

曹月川先生語錄



真定趙邦清輯次

人性本善而感動則有中節不中節之分其中節者爲善其不中節者爲惡

大抵一理散爲萬物萬物合爲一理造化以此而爲人以此而已子思子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予一以貫之天地聖人豈有二道也哉

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有不盡純

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

學者須要天理人欲之間見得分明方始有益一毫相雜則學非其學而德非其德矣

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言非禮之色不得接吾耳目則無以侵撓於內而天理寧矣

學者自強氣亦從之不至怠惰如將帥統士卒有紀律有號令士卒放惰不得苟心志不立未免血氣所使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蓋志強氣亦強志惰氣亦惰如將勇則士勇將惰則士惰也學者欲去昏惰之病

必以立志爲先

異端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却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在乃與人物不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

然具備其中感而遂通則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日以空爲宗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真空此等烏能察夫義理措諸事業朱子謂門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辨只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他不消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面來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來

人之言躁妄最害事躁屬氣妄屬欲發言之際能禁制之不爲氣所動故心寧靜不爲欲所分故心專一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守之爲聖賢棄之爲禽獸修之致福廢敗之取禍殃所以古之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聖人自父子之親以至仁民愛物則有以盡其仁之性自君臣之分以至敬長尊賢則有以盡其義之性有

恭敬辭讓之節文則能盡其禮之性有是非邪正之
分別則能盡其智之性自一而萬自始而終自生而
死無所不實無所不盡

為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
心

為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
於身見之於行不可只做一場話說

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暴自棄蓋古
人之志大率如此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

聖賢之事自孟子言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於己發
施仁聖王之事及於民自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
自中庸言則盡性贊化育參天地自論語言一人功
用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彼霸者非惟無益於是實
有害於是

活潑潑地只是不滯於一隅大較不要人去昏默窳冥
中求道理平平正正處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上不怨天蓋人責望於天而天不副所望則必怨天聖
人無責望天之心夫何怨下不尤人尤罪之也有求

取人之心而人不我應必歸罪於人聖人本無求人
之意何尤之有此處聖人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
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如此

鬼神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晝夜
雨風露雷此是明白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嘯於梁
觸吾躬此則不正邪暗的鬼神或有或無或去或來
或聚或散者又有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謂鬼神
同一理也世間萬事一理但精粗大小不同

程子言喜怒在事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氣血則不遷
如舜誅四凶可怒在彼己何與焉且如顏子地位豈
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
便更不萌作是則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故曰不貳

過

聖門重厚簡默如仲弓忠信明決如子路多才能如冉
有明禮節如子華夫子皆曰不知其仁也聰明穎悟
如子貢夫子有非爾所及之抑執德信道如子張曾
子有難與爲仁之譏克伐怨欲不行如原憲而夫子
亦曰仁則吾不知也此皆日月至焉者

孔子安於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孔子以自然之仁而有自然之樂顏子以持守之仁而有持守之樂非曰樂仁仁之中自有樂也故曰仁者不憂不憂樂也尋孔顏樂處者舍仁何適矣道中庸之道天理人倫之至人所當行者時人知由戶而出不知由道而行故聖人怪嘆之曰何莫由斯道也今觀春秋之世聖學不明王綱不振處士橫議暴行交作索隱行怪之徒蜂起天理滅而人道息聖人任道之宗怪嘆時人深矣

本心一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心得其養而擴充焉卽致中和之謂也則天地位而萬物育者不言可知

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一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爲天下者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天下之大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所

問伊尹之志堯舜其君民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曰伊

尹之志固在行道道非學不明何以行耶伊尹耕有
莘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
但處畎畝時不敢必其大用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
此做去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也予將以斯道覺斯
民也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
用直如此若志於行道自無本領如何便舉而措之
天下若顏子之學固在明道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
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放鄭聲遠佞人其言
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二則曰願得明王聖主
輔相之敷其五典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畔之
患千載無戰鬥之患然則顏子之志豈非堯舜君民
公天下之心

按太極自孔子外多以氣言老子道生一而後生二莊
子師之曰道在太極之先所謂一所謂太極皆作天
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之名道爲一之母
在太極之先不知一卽道道卽太極以通行言曰道
以極致言曰太極以不雜言曰一豈有二耶列子混
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所指皆同微周子洞見

道蘊而開示深切明著孰知太極爲理又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耶

來學問先儒謂天極大地則小何以喻之曰地在天中譬諸明倫堂中一方輒耳未達令取一小珠懸堂中北假作北極星令自輒之中視之正北也自輒之東西兩邊視之皆正北也進自輒之北邊視之不近退自輒之南邊視之不遠復令訪四極外來者問視北極星與此間有偏正遠近殊乎僉曰同來學方信復問夫子不錄張子地在天中四游升降之說只取天

北高南下地平著中之言以何物定其去取曰孔子之教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來學思之良久曰其亦北極星定之矣乎曰然

朱子曰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又曰風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邊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亦可見按二說不合邵子曰火爲風註云風者火氣所化程子謂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蓋風自是天地造化發育之其實五行

之火之氣之流行也其大小疾徐動則由其屈伸消
長之理耳亦猶水之潮汐有大小緩急進退易曰風
以散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樂記云八風從律而不
姦疏曰八風八方之風律十二月之律距冬至夜四
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
者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
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風至
涼者寒也陰氣化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閭闔者咸
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

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關
氣也

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氣上蒸爲霞竊不然蓋日在
東西至遠也清明之氣自近而起結作花雲日光外
映雲彩形明是謂之霞如白紙糊窗日外照之內視
爲紅余軒下樹一油節松板朝日東照板西視之油
節紅如鮮血而明夕日西照東視亦然因呼二三子
視之方喻平日說霞之意

雲漢似雲非雲似水非水蓋積氣成象者世說黃河之

氣上浮於天及天河與黃河流行於天地之說皆不敢信

太極理之別名天道之立實理所爲理學之原實天所出河出圖天之所以授羲也洛出書天之所以錫禹也羲則圖而作易八卦畫焉禹則書而明範九疇敘焉聖心一天理也聖作一天爲也羲易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之圖曰先天者以太極爲本而生出運用無窮雖欲紹天明前民用實理學之一初文王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其義明備命曰周易孔子作十

翼發明義畫周經之旨天明悉備而理學之傳有宗周子陰陽之生由太極動靜朱子之解極明語錄却說太極不會動靜乘陰陽之動靜遂謂理之乘氣猶人之乘馬馬一出一入人與之一出一入以喻氣一動一靜理與之一動一靜若然人爲死人不足爲萬物之靈理爲死理不足爲萬化之原理何足尙人何足貴今使活人乘馬則其出入行止疾徐由人馭之何如活理亦然

使天下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

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

夫婦之倫最宜著力處朱子曰夫婦之間居室隱微之際尤見道不可離處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宜無不至易首乾坤重咸恒詩首關雎戒淫佚書紀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

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按周禮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

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絕服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而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由庶人而上達天子也父在爲母及妻服期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也故與齊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禫十五月而禫二也必三年而後

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日王一歲而三年之喪二則包后亦爲三年也父母之喪上下同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子於父母服必三年天子庶人一也三年之喪不止父母言父母者舉重而言

日生於東沒於西月生於西沒於東星者五緯列宿之總名辰者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日月斗爲三辰此皆繫天而度數可攷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朱子云明哲只是曉天下事

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所謂明哲保身者也世間邪人讀詩謂明哲是見機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被他這幾句誤了明哲保身亦是常法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按論語孔子曰吾從周中庸孔子曰吾從周其旨亦有異乎及答顏子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又不純從周者何蓋論語從周以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從之也中庸從周以時王之

制從之也。至答顏子之言，所謂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常經也。故曰孔子時中。

黃氏曰：儒行不見用於世，以其空言無實用，故功利之說易售於人，不知功利者空言，而儒術實用也。爲功利說者，則曰兵可強，國可富也。挾區區之小數，不知爲國之大體，相傾相詐，相戕相賊，不惟激國之病，而吾國之民，固以不得安其生，豈非空言。儒術則不然，自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然後教以孝弟忠信，不惟吾之民皆知尊君親上，天下之人

引領望之，其爲實用孰過於此。夫元后者，民之父母也。父母於子，有以養之，有以教之，然後爲之子者。全其父母之身，今也爲民父母，聽其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莫之問也。又倡爲功利之說，斲喪之，豈爲民父母之道哉。虞氏九官，周官六典，無非儒者已試之效。孰謂其空言無實用，必待管商之術而後可乎。道得於己，見於事者，以時措之得宜，小則如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大則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又如孔子之用舍行藏，隨其時仕止久速，當其可。

狂簡之人只是自立高了都不理會世事所以易入異端大率異端是遯世高尙索隱行怪之人其流爲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爲天下先底意思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蒂便如釋氏如此等人雖志意高遠非聖人裁正之一向狂去更無收煞便全不濟事了大凡平心順理應物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不得爲直如孔子不直乞醯應人便知所以爲直又如左邱明恥之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之類無非欲人立心行事以直

人之生也稟天命之性受帝降之衷故曰直在人順其性而不違如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遭有不齊莫非生道

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禮責齊威懾三軍使齊人心服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是變齊至魯一機又如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三月魯國大治是變魯至道之兆也惜齊魯不能用徒托諸空言耳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涉如手足不仁氣己不貫皆不屬己蓋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閒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閒之故與心不相貫身與手足之閒醫必有方我與天地萬物之閒聖人亦必有方能近取譬聖人示學者去閒之方也

先儒云聖人臨喪自有食不下咽之意弔哭一日之內自不能歌蓋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煖也須漸漸過去故哭之日自不能遽忘其哀而驟歌之學者法而勉之足養忠厚之心

聖人蔬食水飲肱枕而樂視不義富貴如浮雲有無漠然無所動其中正如箇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乘矣蓋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閒無一處不到無一時或息

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閒皆道所呈露無形

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所謂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故聖人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厥後羣弟子用意以觀聖人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

犯而不校校計校也顏子之心不見物我之有閒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所以不與計較

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忍其愛匹夫不忍其忿是戒之也宣王不忍一牛穀醜

宜若小然孟子言是心足王獎勸而成之何耶小不忍念發於私小常人所不能禁故戒之若不忍之念出於正大君子所當擴充者故成之彼戒之者君子不謂之義此成之者君子謂之仁彼便是霸者之心此便是王者之心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居仁由義理無不明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爲家則家齊爲國則國治爲天下則天下平夫言則仁義行則仁義居之貴行之利擴之

配天地三王所以爲有道之長者仁義而已

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孟子述梁惠王事所謂不當報者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懣者所爲忿懣所爲其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大敗極壞不已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以爲心者也是心之存其於親也必知親之於民也必知仁之於物也必知愛之然或蔽於物欲之私失本心之正故其發有不盡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終不亡也故閒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若齊王興兵結怨急戰伐之功其蔽爲不淺矣然不忍一牛之死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仁覆天下亦卽是心推之豈自外至哉

王霸如董子美玉砥礪之論荀子隆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固多未若孟子

釋氏本忘父母他却說父母經如墨者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楊氏不拔一毛却說天下非一毛所利若人人不拔一毛天下自利便說得回互走作去

君子於禮樂講明則存之熟依據則守之正存之熟則

內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善其威儀節奏之文

朱子云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凡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治之所及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所以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故曰修己以安百姓

克己復禮爲仁先儒之說備矣克勝也如孤軍猝遇強敵相殺定要克勝他只合盡力舍死向前便是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手段身之私欲其目有三氣

質之偏一也耳目鼻口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復反也反猶歸也如行者歸家相似禮者天理節文天理無形影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有規矩可憑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他莫不然節者限制等級之名文者儀章脈理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不能不壞於人欲天理人欲猶水火相勝然此全則彼息彼盛則此滅必勝私欲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大抵克得一分人欲去則復得一分天理來克得十分人欲去

則復得十分天理來能克己則禮自復能復禮則自
為仁譬如垢去鏡自明礫掃室自清也

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滿腔子都是天地生
物之心而日月之間莫非此心發見之實程子曰非
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
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說文勿字似旗脚工夫在勿字上蓋心為一身之主即
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
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私勝則動容

周旋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流行所以用力特
在勿與不勿之間自是而反為天理自是而流為人
欲自是克念為聖自是罔念為狂

明哲之人只思慮閒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思動之微
思於內不可不誠故曰誠之於思

曾皙言志是箇無事無為的道理做有事有為的功業
大以成大小以成小隨物賦形無所不可與夫子老
安友信少懷之志同故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五

者人之大倫明之爲聖賢昏之入禽獸所以天降生
民必作之師使之治而教之以明其倫

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如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慄
慄危懼文王無射亦保曾子戰戰兢兢是皆明哲保
身之實

國有國法家有家法治國無法不能治國治家無法不
能治家譬爲方圓者不可無規矩爲平直者不可無
準繩是故善治國家者必先立法以垂其後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
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感人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中天地而立人極能
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無他孝而已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
曰五常其大要曰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
三王儒而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
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
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豈老釋同日而語

事死如事生如每日清晨侍者設盥櫛之具旣而朝奠

言錄
食時上食晚而夕奠朔日於朝奠設饌有新物則薦
之一如生時奉養也事亡如事存如祭之日入室僂
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
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色不忘乎目
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一如存時奉養也
朱子云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
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
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曰去讒遠
色賤貨而一於貴德

自下而上士不可侵卿大夫之事卿大夫不可侵三公
之職三公不可侵天子之政天子不可過於天道自
上而下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
之事卿大夫不可爲士之事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
可侵右右不可侵左同寮亦有分守不可踰涉君大
夫問而告者則有之故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尤重者男女
無別與禽獸何異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謹男女
之別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

如此程子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人家能存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所以古人正名正家四禮為重

儒家之禮原於天地制成於聖人周公而上作之者非一人孔子而下明之者非一人其在五經四書詳且備焉彼釋迦老聃之書本無齋醮之論而梁武宋徽妄為齋醮之說武餓死臺城徽流落金虜將求冥福俱遭顯禍萬世明鑑也

程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許魯齋居鄉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釋老士大夫因以為俗四方有倣之者今欲明其禮却其俗當以二先生為法

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速禍小則損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君子切以為戒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其門麟德中高宗幸其宅問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不均卑幼禮節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識

言金
三
之

婦言之禍破人之親斷人之義敗人之家絕人之嗣桀
惑妹喜之言亡夏紂用妲己之言亡商幽信褒姒之
言亡周今有聽婦人之言上亡父母下亡兄弟內失
宗族外失隣里而以至父子異居兄弟別財宗族隣
里相視如路人讐敵然故立身成家者當以聽婦言
爲戒

夫酒亂性之物速過之萌禹惡旨酒興夏桀以荒湛於
酒亡之湯不崇飲興商紂以荒腆於酒亡之其餘以
酒敗者歷歷可紀詩曰養性毋貪昏性水成家切戒
破家湯怕君不信觀前古桀紂會因敗夏商

受諫之道消惡長善之功出禍入福之門君有爭臣君
之福也父有爭子父之福也兄有爭弟兄之福也士
有爭友士之福也成湯從諫弗拂子路聞過則喜故
成聖賢之德龍逢諫而死比干諫而死伍子胥諫而
死桀紂夫差皆爲人擒滅茲永監哉

諺語家有爭子勝萬年糧苟能保親於無過之地則能
全家於無過之樂

孝子保親全家之道當進諫爲心先意承志論親於道其孝大於養極甘脆者矣怡色柔聲諫父母於善其孝大於拜醫求藥者矣書稱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不惟孝子當行實慈父母當察

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一氣分形同胞共乳人多昵妻子之愛忘兄弟之親小則鬪墻鬪很大則分門割戶視如讎敵傷一氣之和爲眾人之恥君子所深惡也今有兄弟分居者未聞有夫妻分居者疏天

合而親人合非惑乎且妻貞靜專一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猶與兄弟輕重不同况無禮無義之婦夫死便適他人既失己之身又辱夫之行

世人不愛兄弟者是不以父母之心爲心也苟體父母愛子之心則於兄弟自不容於不愛矣不睦宗族者是不以祖宗之心爲心也苟體祖宗愛子孫之心則於宗族自不容於不恤矣

人當患難中內而宗族外而鄉里皆來憂恤及事平則各私其私各利其利忘宗族鄉里之情或頭畜相侵

或財物相虧輒生暴怒或相毆詈或相告訐或相屠戮原其所以皆由不知宗族之情鄉里之義苟知之則親愛無日矣今夫螻蟻微物也一穴之宮與眾居之一拳之臺與眾臨之一粒之食與眾聚之一蟲之羶與眾共之可以人而不如蟻子乎

成家之計莫先於教子孫爲善

善惡之分猶黑白香臭然人拘於氣稟蔽於物欲昏本明之德往往以惡爲善釋老之流本無父無君世人指爲善門中人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彼方臭肉

凡胎視之視我周公以上列聖人所行孔子以下列聖人所明者爲何物

異端滅而世道明邪說息而人心正士君子當扶世道正人心明禮義厚風俗生益於時死聞於後豈可曲學苟合以隨流俗朱子曰邪說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猶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

使天地如佛老清淨則陽自陽陰自陰上下肅然常冬萬物何自而生萬物不生則吾族無有矣彼佛老之

徒能自有乎且萬物生於天地各具天地生生之理
 有胎者有卵者有勾者有甲者莫非出於自然聖人
 順天地之理制夫婦之義使生生不窮昔伏羲若為
 佛老清淨不夫婦則十五世之傳一萬一千七百八
 十年之祀得乎神農清淨不夫婦則八代之傳五百
 二十年之祀得乎黃帝一於清淨則五帝夏后氏二
 十年三主之傳九百二十三年之祀得乎成湯文武
 若為佛老之清淨則六百二十九年之商八百六十
 九年之周誰傳耶高祖太宗清淨而不夫婦則四百

二十五年之漢二百八十九年之唐抑誰與耶又如
 男佛老而不室女佛老而不家則百年之下生民之
 類有邪無邪

鄭氏子彙未冠學業未成不得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
 資勤苦抑欲識齏鹽之味

童子箴曰敦威儀慎行止正心術保身體孝父母友兄
 弟睦宗族和鄉里遠小人親君子事誠明一終始饗

天心受地祇案年譜童子箴先生為子路作也未三句饗天心受地祇年譜作不他求事於此

史記梁惠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蓋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戰國時士鮮守禮孟子獨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異國不得越境必禮先之然後往答其禮

聖賢之心公天下之心也堯舜禪受非要名也成治道也湯武放伐非求利也成治道也孔孟辨王霸非私毀譽也明治道也達而成治道窮而明治道無非公天下之心夫義禮之辨治亂之關

人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民之樂失其心則曷喪而亡君之亡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順理徇欲樂亡之原也

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此心然後可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萬世人牧龜鑑也如成湯代虐以寬而兆民允懷自彼氐羌莫不來享來王文王視民如傷而二老來歸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武王勝殷遏劉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道天理也霸圖人欲也循天理則推恩以保民循人

欲則逞私以虐民宣王不慕湯武之道而慕桓文之事是心不足王矣但不忍一牛穀鯨卽先王不忍人之心也孟子因而開導之曰是心足以王矣所謂納約自牖也惜乎乍明復暗明彼暗此卒不歸於王道忠臣之心惟恐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君之無欲先王以民爲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腠理易傷犯處尤愛護之此又體仁之至而王政之本後世不知學者所爲淺暗拘滯徒激其君而使之距吾說耳若孟子對君事亦勉強不得須學到孟子地位

能如此知言養氣後自然有這等功用

凡學者必堯舜湯武之道隨其所遇而施之亦必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方可

昔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是高宗之心同乎天地傳說之德通乎神明君臣際會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之政事自得其宜天地之間無往不敬賞罰之行無一不謹邦畿定千里之制四海同來格之誠非特殷邦嘉靖而赫赫之聲濯濯之靈保厥後於無窮或曰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分五行於

五方是土有定位矣殊不然蓋中可指外為方外不可指中為方方之為義可四言不可五言方之形體必端正而後可分如方田方里而并方千里方百里皆是若五分之則參差不正不可言方矣故自中央而視四外則東一方也西一方也南一方也北一方也方向既定界而別之非東則西非南則北雖中央四方之交亦惟其方之所近而各有屬無不東無不西處也自四外而視中央東之所極即屬於西南之所極即屬於北中特四方交會之極不能自有所分而與四方並立一方也然則中央之五亦四方之中位乎東西南北之交無一定之位何可五方言哉

舜禹之心精一執中而已體天地之體無一理不具用天地之用無一事不周雖天下了不相關只是無心富貴豈無心斯民觀舜不得禹臯陶為己憂禹視天下之溺猶己溺而竭力勞萬民豈如老佛離倫絕類自為高耶

朱子云爵齒德三者不相值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相值則通視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周

以恐案以恐疑作之孔

聖者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

以齒德加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之前矣蓋施於朝廷者不及鄉黨施於鄉黨者不及朝廷惟德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推於鄉黨達於朝廷曾子吾仁吾義之論子思事之友之之云孟子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師弟意見之相合如此

陳臻辭受之間只就事上較量却不論義了孟子一以義為斷制自然當可

輔氏曰孟子不與驩言以常情論不為惡之不欲言則為易之不足與言夫惡不欲言則隘易不與言則忽隘與忽孟子無是也但言有司辨事而不與言則亦順理之事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大抵君子待小人
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亦不為已甚之行

月本無光受日之光則光日食不在晦則在朔以其交也月食在望蓋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則日月之對同度同道月

上地中日居地下地影既隔日光不照而月食其隔或多或少或寡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食既矣歷家又謂月食爲暗虛所射言對日之衡其大如日日光不照月則失明故云暗非有象景強立其名故云虛

或問朱子曰夷子學墨必推其說求合於儒何曰天下之理其初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天下之勢正而順常重無待於人邪而逆常輕不得不資諸人胡不自近世佛學觀之吾儒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附吾儒不如是則元反側無以自安矣其理之悖說之窮此亦可見

西安顧太守舉環而攻之爲問曰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按周禮春官箝人九曰巫環巫箝音也以箝知言吉也環而攻之筮而行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得天時者矣得天時之吉則必勝可也然而不然者雖筮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之非天時不如地利之善乎

孔子曰畏大人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當正義以告

之時不當爲勢位所動若尊敬之分未嘗不存孔孟之言各有攸指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益友損友可乎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至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各以時而得其所遂其生聖人能盡萬物之性仁心流布和氣充塞可贊助天地造化發育之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之理斯理也斂之不盈方寸充之則塞宇宙養之不間俄頃達之則貫幽明所以爲一心之全德萬善之總名包羅天地揆斂萬物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宏也啟手啟足戰兢不已易簣之際得正而斃毅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黃氏曰暴虐很鷙傷人害物則無復惻隱之心矣頑鈍

嗜利寡廉鮮恥。則無復羞惡之心矣。驕淫矜侈。傲狠
凌物。則無復辭讓之心矣。背善趨惡。舍正習邪。則無
復是非之心矣。雖具人形以生。何異禽獸。

人心本自虛靈知覺。但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物。無蹤跡
可尋捉處。

當時遊聖人之門。學聖人之道者三千。速肖者七十二
人。顏子得入。故仰鑽瞻忽。以至有所立卓爾。曾子
得入。故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七十子之徒。能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
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便入得。會不得
便入不得。孔子教眾人。與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眾
人自入不得。

周禮疏曰。六尺年十五。孟子曰。公侯皆地百里。其才可
以輔幼君。如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是也。寄國政
如孔子攝行相事是也。其節死生之際。不可奪。如龍
逢比干及周公欲代武王之死。皆是。蓋才者德之用。
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
人之心。而未足托。恐不爲他人所欺。雖無竊人之

心而未足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爲人欺竊。徒死無益。苟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並言而節爲之本。先儒胡氏之說善矣。

克己復禮爲仁。孔傳顏之心法也。吾道一以貫之。孔傳曾之心法也。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傳不一旨歟。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事皆天理是貫。心德全是。一夫何不一之有。

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蓋不出乎此矣。

南容免於刑戮。只是不輕言妄動。取禍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若以直言極諫。面折廷爭。爲不謹言。豈聖門忠孝之教。

黃幹云。門人欲厚葬顏子。尊賢之情也。子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顏子也。爲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顏子也。爲道也。聖人之心。無非爲道。

言錄
朱子云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良是

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禮樂一家有一家禮樂一邑有一邑禮樂推之天下有天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用焉不必功大名顯而後施之

按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孔子不見不狃召欲往其用心必有異乎蓋弗擾名爲畔臣勢不得來見故欲見而召不害爲嚮慕之誠虎不來見又瞰亡歸之豚其意譎矣且二人皆欲去三桓者不狃意張

公室特不知非家臣宜舉爾虎本不在公室特欲修公室制大夫爲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則可見夫子不見欲往殆謂是歟

輔漢卿曰聖人道大德宏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照臨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何至於挽若昏頑之至不可常理化者聖人又有以處之在上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若夫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肸豈流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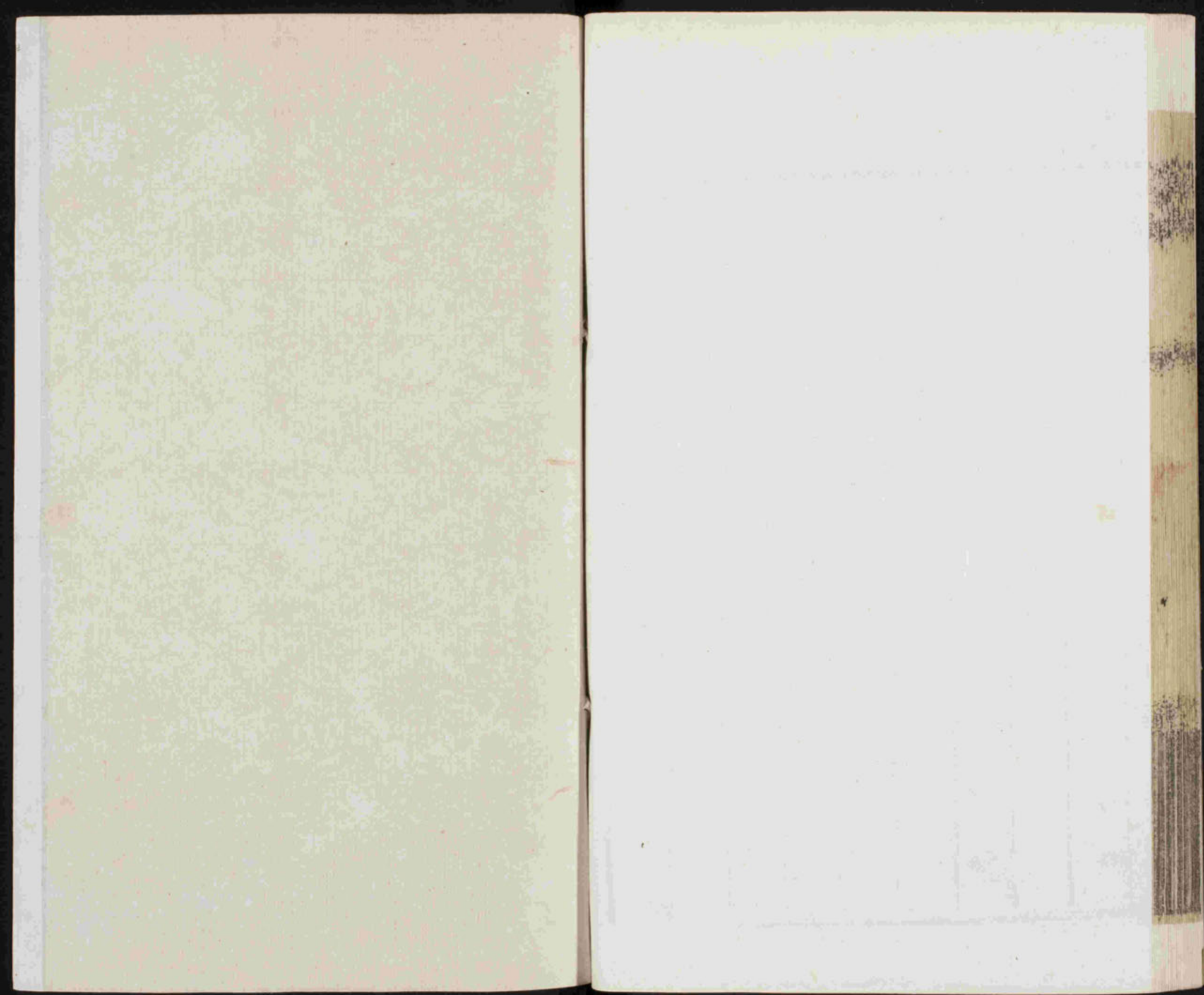
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刻意溢於法外得情而矜則不忍

行於法中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篇終歸於帝王相傳之中何
蓋仁卽中也以心之德言卽未發之大本以愛之理
言卽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
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
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中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
體以達用卽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
之仁義胥一中也易之時詩之思無邪禮之無不敬
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

言録



110X
331
8